

溫馨滿行囊

韓國訪問記

● 周道濟（前台灣大學教授、中國文化大學政治研究所所長）

三次訪韓收穫豐碩

自古以來，朝鮮半島與中國的關係頗為密切。一八九四年，中國與日本由於朝鮮問題，導致了甲午之戰，中國不幸戰敗，不久，整個朝鮮遂淪為日本的殖民地。

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中美英三國領袖於一九四三年共同發表的開羅宣言中強調：「朝鮮應使其自由獨立」。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第二次大戰結束，美國與蘇聯在朝鮮半島，一南一北，分區駐軍，以北緯三十八度為界。一九四八年，南韓成立了大韓民國，北韓則建立了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一九五〇年六月，韓戰爆發，戰爭延續到一九五三年七月的停戰協定後停止，但雙方均無勝利，而以停戰線為界，這種南北分裂的局面，一直持續下來，至今尚未統一。

南韓的面積為九九、二〇〇平方公里，

人口約四千五百萬，以漢城為首都；北韓的面積為一二二、三五七平方公里，人口約二千五百萬，以平壤為首都。

我第一次到韓國，是在一九六四年的七月中旬。一九六一年冬，我從台灣赴美國從事學術研究，一九六四年夏回國，由於要攜帶很多書籍，我搭乘了中國航運公司所屬的客貨兩用輪船。那年五月廿六日，我從紐約市出發，經過美國南方大埠紐奧爾良（New Orleans）和休斯頓（Houston），取道巴拿馬運河，再經日本的橫濱、神戶以及瀨戶內海，來到韓國的釜山，於七月十七日抵達基隆，共耗時五十三天。這條船在釜山停泊了二夜，旅客們在船長的帶領下，曾上岸觀光，並且遊覽了釜山北方的通度寺。

第二次到韓國，是在一九八一年的七月下旬。那次是以「中華民國教授東北亞考察團」的名義，全團共有四十餘人，我忝任考察團的團長。我們於七月二十日乘韓航班機從台北出發，到達漢城後，除了拜會若干機

關外，遊覽了很多地方，像景福宮、德壽宮、昌德宮以及板門店、民俗村等處，都去過了。然後我們又到了慶州，參觀佛國寺、釋迦塔、天馬塚、武烈王陵等名勝古蹟。而在釜山的時候，我們則遊覽了龍頭公園、聯軍公墓等地。七月廿四日，我們結束了訪韓的行程，由釜山飛往日本的大阪。

研討南冥思想學說

今年（一九九七）二月，我第三次訪問韓國，這次主要的目的是應邀出席在漢城舉行的一項學術研討會。一九九六年四月中旬，我接到韓國外國語大學校中語科曹淮煥教授的信，他希望我能參加韓國南冥學研究院（院址設在晉州市仁寺洞）所主辦的一次學術研討會，並提出論文，一切有關費用，由主辦單位負責。我與內人商議後，很高興地答應了。曹教授早年留學台灣，曾獲中國文化大學法學博士學位，我倆之間有師生關係。他回韓國後，曾任外語大學中語科主任、

學院院長等職，現在是該大學的資深教授，也是南冥學研究院常任研究委員會委員，他和我時有往來，相知甚深。

一九九六年六月初，我收到南冥學研究院的正式邀請函，同時，他們也將南冥集一巨冊（十六開本，共六七八頁）與南冥學研究論叢三大輯寄來，以供我參考。按：南冥先生，姓曹名植（一五〇一—一五七二），是韓國的大儒，也是著名的思想家，他與中國明代的王陽明（一四七二—一五二九）時期相近，其著作都是用中文寫成的；至於南冥學研究論叢中所使用的文字，則包含韓文、中文及英文等，我不會韓文，只能閱讀中文及英文的資料。從六月起，我便開始閱讀南冥集及有關論文，七月初，決定以「南冥先生政治思想的研究」為論文題目，八月間，更將各種相關資料分門別類，做了系統的整理，隨即正式寫作，至十月中旬，完成了這篇論文，全文連附註在內，將近三萬字。以後，我又作了四千餘字的中文摘要；另外，也做了英文摘要。

韓式菜餚風味獨具

這次南冥學研究院國際學術會議原定於一九九七年二月二十四—二十五召開，後因場地的租用關係，提前於同月十七—十八兩日舉行（今年韓國大學係於三月一日開學）。我於二月十四日（週五）從加拿大西部的溫哥華動身，搭乘韓國的直飛機，飛行約

十個半小時後，於韓國時間二月十五日（週六）傍晚抵達金浦機場，曹淮煥教授夫婦前來迎接，曹夫人親自駕車，由於那時交通擁擠，費了二個多小時，才把我送到漢城市的教育文化會館，我住在該旅館（Tanjung Hotel）的第六層樓。這會館規模很大，除前面場地有很多遊樂設施外，會館內則包含旅館部、電影院、文藝館、會議廳、郵局及各種商店等，另外還有室內游泳池和運動場。

二月十六日（週日），我清晨五時半便起身，閱讀自己所寫的論文。這天天氣晴朗，但外面風很大，也很冷，溫度在攝氏零下五、六度左右；室內因有暖氣設備，故很舒服。七時一刻，我獨自下樓去用餐，這裡的早餐正如一般大旅館一樣，採自助餐，食品很豐富，除麵包、糕餅、香腸、鹹肉、生菜、咖啡、果汁應有盡有外，我愛吃的白水煮蛋、燕麥粥及水果等，也供應不缺。十時許，曹教授夫婦開車來，陪我在漢城市區遊覽，並參觀漢城大學，原來，曹夫人便是漢城大學的畢業生。中午，他倆請我在一家精緻的韓國餐廳用餐；晚上，則有世明大學校中語科學科長文寬洙教授請我晚餐。這一餐都是標準的韓國餐，除烤肉外，有很多小碟的蔬菜和醃製的泡菜、辣蘿蔔等，也有海鮮，另外還有米飯、煎餅、麵條或大餛飩之類的食物；蔬菜無油無鹽，一律生吃，很對我的胃口，韓國米飯也頂好吃。按：中式菜餚往往過於油膩，用大餐時，習慣上是一道菜

後，再一道菜地分別端上桌來；韓式用餐則不然，原則是所有大小各菜一次上齊，如吃得不够，再添加一碟或一盤，這大概與韓菜以生冷清淡為主，用不著一樣地炒熟煮透，很有關係。

學者滿座氣氛熱烈

二月十七日（週一）上午十時，南冥學研討會正式開幕，地點即在教育文化會館內的會議廳，有二百多人參加，南冥的後裔實業家曹玉煥先生也欣然出席了。首由南冥學研究院院長金忠烈先生宣佈開會，次由南冥學研究院理事會理事長權淳續先生致歡迎辭，繼由日本大倉精神文化研究所理事根本先生致祝辭，然後再由金院長忠烈發表基調演說。金院長是韓國有名的學者，青年時期畢業於台北市的國立台灣大學哲學系及中國文化大學哲學研究所，獲有博士學位，對中國哲學有很深的研究，且精於漢字書法，最近方從高麗大學退休。是日下午二時，由我報告論文「南冥先生政治思想的研究」，此時，主持會議的便是曹淮煥教授，他即席將我的中文口頭報告譯成韓國語文；而評論人則是金院長忠烈，金院長很客氣，評論文標題用的是「讀周道濟教授著南冥先生政治思想的研究有感」字樣，大家一團和氣。

十八日（週二）晨間，下了相當大的雪，全天繼續開會。十七日的午餐和晚餐，以及十八日的午餐，都是二百多人在一起，採

用大會餐的方式，於教育文化會館內的大餐廳舉行，氣氛很熱鬧。這二天發表了論文及評論文各八篇，共十六篇。我的論文是唯一用中文寫成的，因為太長，暫時只印了中文摘要，會議主辦單位事先也將此摘要譯成了韓文；至於其他論文，則都是以韓文書寫的。使我十分佩服的是：有一位德國女學者，年約四十歲，能說流利的韓語，她的論文「南冥曹植墓誌的研究」也是用韓文寫成的。另外，在二天的每一節議程進行中，偌大的會議廳內都坐滿了參加者，很少有缺席的情形，這一點也使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十八日下午五時許，會議結束後，權理事長、金院長、論文及評論文作者，以及金敬洙事務局長、史載明先生等有關人員，共二十多人，同赴教育文化會館旁的一家韓國餐館，飲酒慶祝（我只喝了一點啤酒），用了一頓很好的韓國餐，並攝影留念。

春華秋實幸會友朋

曹教授夫婦和我由於受到金院長的邀請，十九日（週三）上午十時許，我們三人乃從漢城循高速公路東行，一路上仍由曹夫人開車，經過了二個小時左右，到了金院長的家。金院長的家是一座很漂亮的洋房，題名曰延慶堂，位於江原道原州市偏僻鄉間的山邊，前面有寬闊的河流，後面有重疊的高山，風景很好。大家坐定後，金院長便拿出一本書來給我們看，原來那是我於三十二年前

在文化大學任教時送給他的拙著「漢唐宰相制度」（嘉新文化基金會研究論文第一種），他保存得很好，話匣子一打開，多少往事瞬焉湧上心頭。接著我們又參觀他的藏書，真是琳瑯滿目，美不勝收，令人羨慕。休息一會後，我們四人走出延慶堂，循山麓而下，同到前面的河邊散步，並在冰上行走；繼而又到附近的練馬場參觀，遠遠看到幾位騎士，騎著駿馬，奔馳於河岸荒野間，東國風光，曠逸豪放，自有一種境界。其時，雖陽光普照，但風很強勁，氣溫約在攝氏零下三、四度，好在我在加拿大已住了六年，對於這種天候早就適應了。那天晚上，我們四人

長慨贈曹教授夫婦一張漢字橫幅，也贈送了我一張，給我的那一張、上書「春華秋實」四大字，落款並有「書贈中國學人周道濟博士」等語，筆力蒼勁美觀，他當場更加蓋了他的紅色印章，以昭慎重。是日上午十時許，曹教授夫婦和我同乘一車，離開了延慶堂，金院長自己另外駕著他的小汽車，引導我們出鄉，約半小時後，二車於岔路口停下來，四人同時下車，互道珍重，在依依不捨的離情別意下，分道而去。我們前往漢城，金院長則返回延慶堂。

一同到一家鄉村餐館用餐（金院長夫人到美國探望兒女去了，不在家），這家餐館頗為別緻，我們選定的房間內，四壁貼滿了印有世宗訓民正音的韓國文字（世宗是韓國有名的君主，首創韓國的拼音文字，他在位期間為一四一九—一四五〇），瀟灑著濃厚的文化氣息，我們一面喝著當地的米酒，一面吃著美味的菜肴，大家都很高興，其中有一道煎餅，特別好吃，我們共用了二大盤，真所謂食所未曾食，見所未曾見，倍感意味深長。住宿一宵後，廿日（週四）清晨，金院長忽然從臥室出來，大聲說：「有大消息！有大消息！」原來，中國國家領導人鄧小平先生去世了！於是我們都聚在電視機前，聽看此一消息，大家靜默無語，我則肅立良久，以示對這位偉大人物的敬悼。早餐後，金院

回漢城途中，曹教授夫婦和我順道參觀了郊區的外國語大學校，我見這大學建築宏偉，氣派非凡，頗為曹教授能在這裡任教而感到驕傲。午間，我們三人在南山公園的一家餐廳，用了一頓豐盛的韓國餐，這餐飯以清燉全雞為主，外加二十多碟小菜，大家吃得津津有味，興致都很高。然後我們驅車到漢城市松坡區曹教授的家中小坐，曹教授夫婦育有二子一女，長女已在研究所畢業，次子及三子也分別肄業於大學及中學，都很優秀，家庭非常幸福。三時許，曹教授夫婦把我送到有名的華克山莊（Sheraton Walker Hill Hotel）。此時，金英培同學已在那裡等待我們了。大家在一起用過咖啡後，曹教授夫婦便回府了。（二月二十一及二十二日，曹教授去韓國中部作學術演講，都不在漢城。）

他鄉遇高足情可感

在台灣時，我曾在中國文化大學、國立政治大學、國立台灣大學等校任教多年，有不少韓國學生。金英培同學是我在台大任教時的學生，現任韓國日報台北支局長，多年來，我們一直有連繫，他的太太是山東人，他倆目前已有一小女兒，都住在台北市，他自己的母親和弟弟則住在漢城。他經常來往於台韓之間，這次知道了我要來韓國開會，特地於二月十八日由台北飛到漢城，當晚便和他的弟弟到我住的旅館（教育文化會館）來問候，盛情可感。

二十日下午四時許，我和曹教授夫婦暫別後，在英培同學的引介下，我倆同時住進了華克山莊第九樓的房間。這山莊倚山而建，緊臨漢江，氣勢雄偉，風景幽美，而內部設備亦相當豪華。當晚，承台北駐韓國代表處的好意，由陳文化參事祝三和黃恆勝先生出面，請我倆在「山村」餐廳用餐，並觀賞韓國舞蹈。陳參事曾任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東方語文系主任多年，是韓國事務方面的專家。二十一日（週五）一整天，英培同學引導我在漢城市區觀光，我們逛完南大門市場後，並在附近的一家中國餐館小吃。晚上則在華克山莊同用西式牛排，接著又在那裡觀賞了半韓國式、半歐美式的歌舞雜技表演。

漢城市範圍很大，目前已有一千一百多萬人口，市容比我十多年前所看到的更為繁華。自二十日晚上起，至二十一日全天，爲了顧及市區內的交通擁擠及停車困難，英培

和我進進出出，都是搭乘計程車。漢城的計程車有二種：一種爲豪華計程車，車身是黑色；另一種爲普通計程車，車身是黃色。前者的車資較後者貴二、三倍。在此，值得一提的是：近二十年來，漢城的地下鐵系統發展得很快，目前已有六條幹線，縱橫交錯於漢城及其附近地區。可惜的是：爲怕過度疲勞，這次在韓，我還沒有機緣，搭乘這種地下交通工具。又，在韓國還有一位徐輔根同學，他早年留學台灣於文化大學政治研究所念書時，是我的學生，也和我常有往來。一九八一年我訪韓時，他和我曾在慶州相會，晤談甚歡。他現任慶一大學校教授。此次我來韓國，他也知道了這幾天，我們彼此之間通過幾次電話，他很想來漢城看我，我因爲日程緊湊，行止不定，而且慶州與漢城相距頗遠，所以婉謝了。我原來計劃乘火車或乘汽車循高速公路再去韓國中南部一遊，也因爲返加日期快到，時間來不及而取消。這次未能和徐同學見面，誠一憾事！

新舊事物巧妙結合

二十二日（週六）上午，英培同學自己開車，先陪我至漢城市內宗廟（Royal Shrine）等地遊覽，又北行至南北韓邊界線一帶觀光。中午，我倆進入板門店附近一家中國餐廳用餐，這餐廳生意鼎盛，顧客絡繹不絕，在當地很有名氣，老闆是英培的中學同學，他對這二位不速之客、招待得甚爲親切。下

午二時許，我們到了仁川，住進奧林波斯大旅館（Alypos），這家旅館位於仁川港邊的正中央，坐落在小山岡上，憑窗眺望，全景色盡收眼底，煞是迷人。接著我們暢遊了仁川的山上公園，然後在一家日式餐廳用膳，晚上並逛了當地的地下街夜市，夜市中人山人海，一片欣欣向榮景象。

這幾天，打開電視機，都在不停地報導有關鄧小平先生去世的新聞。二十三日（週日）清晨，中文鳳凰電視有一個介紹他生平事績的節目，內容很精彩，中間還插播抗日戰爭時期、太行山上的雄壯戰歌，當激昂慷慨、勁頭十足的優美旋律唱出：「紅日照遍了東方，自由之神在縱情高唱；看吧，千山萬河，銅壁鐵牆，抗日的烽火燃燒在太行山上，氣焰千萬丈……」我的心情大爲激動，連眼淚都流出來了！回想一九四一至一九四四年，我正在安徽蕪湖內思中學讀書，那時蕪湖是在淪陷區內，可是我們若同學冒著相當的危險，也都學會吟唱這首歌詞，至今仍琅琅上口哩！

二十三日上午，英培和我驅車到仁川北部海邊遊覽。中午，旅館經理徐學玖先生請我倆用餐，他先想請我們嚐嚐河豚（Gobetsu），我不敢，改用活魚煮湯，味極鮮美。餐後，我們三人同到南仁川沿海一帶觀光，又參觀了韓戰紀念館等名勝，三時許返回旅館。四時半左右，由英培駕車，送我到金浦機場，不久，曹淮煥教授夫婦也趕到機場來送

行。他們說：「希望周老師下次再到濟州島遊玩；或由仁川過海去青島觀光，有很舒服的輪船可以搭乘。」我一再回答：「謝謝，謝謝！」班機於晚上八時十分準時起飛，經過九個半小時的飛行後，於溫哥華時間二十三日（週日）中午一時許抵達溫哥華機場（因風向等關係，回程較快），內人來接，我的這次韓國之行便圓滿結束了。

走馬觀花五點感想

根據我三次訪韓及從書報雜誌上所得的知識，約而言之，我對韓國有下列幾點看法和感想：

(一) 韓國三面環海，境內多山，又有很多河流縱橫其間，西部和南部島嶼密佈，可說是山水之國。在景觀上，一方面有最新式的建築和各種現代化的設備；他方面又有古意盎然的宮庭、宗廟、陵墓、服飾以及樸實的農村，凡此種種，混合而成一幅有趣的大圖畫，故韓國也可說是一種新舊事物的巧妙結合體。

(二) 韓國在韓戰之後，開始經濟建設；自六十年代以來，更是加速進行。如今，我們只要看看跨越漢江上的十幾座大橋、漢城的地下鐵系統、全國的高速公路網，以及鋼鐵、造船、汽車等工業的發展，即可知其進步之速與成就之大。他們說幹就幹，認真負責，政策既定，無畏艱險困難，不達目的，誓不休止，這種苦幹、實幹、硬幹的精神，的確令人敬佩。當然，近幾年來，由於民主思潮的澎湃，勞工意識的增強，韓國在物質建設方面已發生了新的問題，如何解決，以求百尺竿頭，更進一步，便有賴於韓國人民及其政府的智慧和不斷努力了。

(三) 韓國人的民族自尊心很強，對國家主權的維護也不遺餘力。由於過去日本人對韓國欺壓榨取太甚，韓國人普遍對日本沒有好感。從前日本在漢城的「總督府」早已夷為平地，以免留下傷痕。幾年前，韓日爭執中的竹島（在朝鮮半島東部海域），韓國亦已派遣警察固守，日本人要再想侵犯，恐怕是不容易了。

(四) 十五世紀中葉，韓國在世宗大王時，頒佈了訓民正音二十八字，這便是韓國獨特的文字，發展到今天，已成爲南韓和北韓通用的國字。在從前，使用這種拼音文字時，凡遇人的姓名、地名、或特別詞彙及專門名詞，仍借用中國文字以爲表達（與日本文字的漢字情形相似）；近二、三十年來，由於政府的大力介入，這種借用漢字的表達方法就愈來愈少了。避免使用漢字，雖可顯示韓國文字的獨特性，但行之過甚，走上極端，亦易發生很大的流弊：許多拼音的韓國國文字，同音不同義，如捨棄漢字，勢將導致混淆，而使真義難辨，此其一。在十九世紀以前，韓國人的著作極大多數是用中文書寫的，如不用漢字，會使現今及以後的韓國人無法閱讀本國古時的書籍，而對自己的文化產生

隔閡，此其二。正因爲如此，今日的韓國文字（特別是學術著作）中，仍夾有若干漢字，並未能全部清除。但是我認爲：在韓文中多用些漢字，對韓國並沒有什麼壞處；何況，韓國的地名、以及街道、風景名勝和官署商店等等名稱，如能標出漢字，對韓國觀光事業的發展以及不懂韓語的外國人（如鄰近的中國人和日本人），也大有幫助啊！

(五)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韓國人受到西方文化的衝擊很大，這從他們的思想方式、生活行爲以及宗教信仰等方面都可以看出來；至於物質環境的改變，更不用說了。有識之士有鑒於此，怒然憂焉。這些人士認爲：歐美的長處固應效法學習，國家的現代化固應加速進行。但韓國固有文化的優點和東方儒學的精神，亦應加以發揚光大。不然，如任由歐風美雨吹打，不論好壞，一味唯洋是崇，則對國家前途是很危險的，對人民的真正福祉和利益也是有害的。近二十年來，南冥學研究院的成立、以及關於朱子（熹）、南冥、退溪（李滉）等先賢學術研討會的不斷召開，與上述認知大有關係，這確是一個很好的現象。此外，韓國各大學設立中文中語科系的愈來愈多，且已很普遍，而各地的中國語文補習班亦如雨後春筍，這也是一個很有趣的事實。

筆者學識有限，三次訪韓也都是走馬觀花，拉雜寫來，旨在勾劃出韓國的種種實況，是否正確妥當，敬請中外讀者指正。